

五 老 人

我们先谈谈经过。

当龙骑兵冲击时，安灼拉和他的朋友们正走到布尔东林荫大道的储备粮仓附近。安灼拉、古费拉克、公白飞和另外许多人，都沿着巴松比尔街一面走一面喊着：“到街垒去。”走到雷迪吉埃街时，他们遇见一个老人，也在走着。

引起他们注意的是那老人走起路来东倒西歪，象喝醉了酒似的。此外，尽管那天早晨总在下雨，而且也下得相当大，他却把帽子捏在手里。古费拉克认出了那是马白夫先生。他认识他，是因为他曾多次陪送马吕斯直到他的大门口。他早知道这个年老的有藏书癖的教会事务员，一贯爱好清静，胆小怕事，现在看见他在这嘈杂的环境中，离马队的冲击才两步路，几乎是在炮火中，在雨里脱掉帽子，走在流弹横飞的地区，不免大吃一惊。他向他打了个招呼。这二十五岁的起义战士便和那八十岁的老人作了这样一段对话：

“马白夫先生，您回家去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儿会出乱子呢。”

“好嘛。”

“马刀对砍，步枪乱蹦呢。”

“好嘛。”

“大炮要轰。”

“好嘛。你们去什么地方，你们这些人？”

“我们去把政府推翻在地上。”

“好嘛。”

他立即跟着他们往前走。从这以后他一句话也没有说。他的步伐忽然稳健起来了，有些工人想搀着他的胳膊走。他摇摇头，拒绝了。他几乎是走在行列的最前列，他的动作是前进，他的神情却仿佛是睡着了。

“好一个硬骨头老家伙！”大学生们在窃窃私语。消息传遍了整个队伍，有人说，这人当过国民公会代表，也有人说，这老头投票判处国王死刑。

队伍走进了玻璃厂街。小伽弗洛什走在前面大声歌唱，用以代替进军的号角。他唱道：

月亮已经上来了，

我们几时去森林？

小查理问小查丽。

嘟，嘟，嘟，去沙图。

我只有一个上帝、一个国王、一文小钱、一只靴。

百里香上有朝露，

飞来两只小山雀，

喝了香露还要喝。

吱，吱，吱，去巴喜。

我只有一个上帝、一个国王、一文小钱、一只靴。

可怜两只小狼崽，

醉得象那画眉鸟，

老虎在洞里笑它们。

咚，咚，咚，去默东。

我只有一个上帝、一个国王、一文小钱、一只靴。

你发誓来我赌咒，

我们几时去森林？

小查理问小查丽。

噹，噹，噹，去庞坦。

我只有一个上帝、一个国王、一文小钱、一只靴。

他们朝着圣美里走去。

